

后石坞施财碑记年代考

——“谱牒证史”之一例

□周郢

天下泰山 104 泰山晓报

◎ 责编/马晓艺 美编/石帆 审读/周光斌
◎ 2024年8月22日 星期四



《泰安刘氏族谱》中的相关记录。 资料图

岱阴后石坞庙壁嵌一方施财题名碑，共分两部分，前半为“泰安州施财善人姓名”，列名计六十二；后半为“莱州府昌邑县施财善人姓名”，列名计七

十。此碑未标记年代，而历史上“泰安州”建置时间较长，故碑记属明属清，一直未有定论。今自泰安民间谱牒中寻获佐证，可一解碑石年代之疑。

在“泰安州施财善人”中，列有王翠兰、王翠华及齐芳之名。而此三人，曾“同框”出现在刘家疃村《泰安刘氏族谱》中，谱录明人刘霁所撰《三义庙记》云：“三义庙旧址，原殿前数步许，创建于我曾祖理，重修于道士王一山，迄今百馀秋矣……前州守心斋侯翁（师颜）、玉田袁翁（穉）过而瞻仰，咸欲鼎新之，弗果。今守刘公约所（从仁）亦倦倦以修葺为念，时有历下齐君凌云来教我里，慨然纠合同志，捐资立会。又以地基促狭，莫能垂久，因与伯尊大漠敬捐此地而迁建焉。本集田老养民实董其事，处置经画，殚精竭虑，凡有未备，称贷补焉。其王君翠兰、翠华、齐君芳皆与力也。工始于二月二十五日，落成于五月十三日……时皇明万历十有五年岁次丁亥季夏吉。”

据碑石所记，村民王翠兰、王翠华与齐芳鼎力助建了渐汶河三义庙工程，其修庙时间，则在明万历十五年（1587年）。

王、齐三人除见于此碑外，其名还分别录于各族谱牒中。范镇王族藏道光《王氏族谱》钞本中，于一世“儒训”名下列有二子“翠兰、翠华”（均旁注生员）。可知二王为渐汶河人，皆有秀才科名。其

中王翠华为崇祯朝宁夏巡抚王楫、孝贤义民王楫之父，声名较著。康熙《泰安州志》卷三“封赠”载：“王翠华，以子楫赠文林郎、柘城知县”。又柴家庄所出《王楫墓志》记云：“先君讳楫，号从川，我祖第四子也。祖讳翠华，生四子。”

齐芳则见于《泰安齐氏家谱》中。据清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吴凤林撰《齐氏续修族谱序》中云：“齐氏族人历称，祖传文字辈为四世，渐汶河名芳者为五世。”

通观以上谱记，王、齐均为泰安东境静封保（今渐汶河）附近民人，其生活时代在明万历前后。因热心乡里庙祀，故加盟香社，参与了后石坞祠宇捐修。因此可辨《泰安州施财善人姓名碑》之刻立时代，应在万历之际。这说明后石坞在隆庆创庙后不久，便在民间产生广泛的影响，吸引大量善信组织襄助庙工，使香火在明末形成一个高潮。同时这一碑石年代的印证，也为“谱牒证史”方法增益了一个鲜活事例。

此项话题，系与山东大学武娜博士讨论所引发，又承同事齐焕美老师代觅齐氏谱书，师友合力，终解悬疑，并附记于此。

◎ 捕风捉影

靠山的日子

□刘水 文图



虎山公园。



岱庙北门。

“我从来到人间、睁开双眼那一刻起，就与山结下不解之缘。”

在《山林间》的结语开头，读到毛罗·科罗纳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他也是在为我代言。

我出生在泰沂山区一个叫水泉峪的小山村，村子四面环山，在山坳里，山是村庄的摇篮。虽然那些山不像科罗纳的家乡厄多的山那么高耸，我也不像他那样在山里放羊、打石头、攀岩、做木雕，但同样的是，我也有一段山里的生活。后来两次搬家，我也没有搬出山里。

再后来，从县城到省城，从求学到谋生，从小山到大山，我的视野内总有山的身影在。如果像科罗纳那样，把山比作是母亲，那我始终没有走出母亲的视线。

生活在山里，或者生活在山的视线内，山对人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对于意大利艺术家毛罗·科罗纳而言，“山是母亲，孩子在那上面玩耍、玩躲猫猫，向它撒娇。”“没事的时候，山和大自然经常陪我一起度过，令我觉得十分自在。”

山又是朋友，是医生，是向导，予人支撑和启迪。在他眼里，山会送给人许许多多的礼物，是一般男女以及父母无法给予的。他觉得“山能了解我、懂得倾听、会关注我”，并且会“保护我，疼爱我”。每当事情不太对劲时，他“还是会爬到一座山峰上寻求慰藉”。

山会教他一些“功课”，比如，对于人生的认识：“人生好比雕刻，必须削减，将多余的部分剔除，以显露内在的本质。”是山让他明白：“将生命存放在银行，希望借着利息重新将它找回来，是很

愚蠢的事。”山还教会他：“走到高峰以后，除了下山，再也无处可去。”

山还是心灵的归宿和支点，站在山巅可以内观于心，让心有所托，又可以翘望世界，眼观天下。“山之所以美丽，在于四周空荡荡的。那种空会令我们害怕，或许是因为反映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吧。山是那么完美雄健，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。”这样的感觉，不是每个登山者都能体会得到的，只有一个人静静地面对大山、情满于山时，才会油然而生。

山外有山，他爬过不计其数的山，但他最爱恋的，仍然是他“自己的山”，那几座他“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山”。于是，他也就有了自己的座右铭：“认识你家的菜园，你就认识全印度。”认识了

你“自己的山”，也就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。认识世界，有时只需慢慢读懂一座山。

这也许就是“靠山”的意义？

由于同样有在山里生活的经历，我读毛罗·科罗纳的《山林间》时就感觉格外亲切。他的“山林间”也是我的“山林间”。他的爷爷曾告诉他：“别求厄运可怜你，厄运不会可怜你的，只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羞辱你。厄运要拿走你的东西，你就给它吧，等恢复力气以后，再心甘情愿地从零开始，重新出发。”我也去想在那个山村，爷爷曾对我说过什么话。可想来想去，也没想出什么。爷爷是个木匠，整天拿着刨子和锯子，低着头刨啊锯啊，不怎么说话。我甚至不能像科罗纳一样，为他写一篇故事。